



月溪集 卷之六

月記

共十七

^ 16
2330
6



和
2330
卷2/6

耳溪集卷十三目

記

泥窩記

日涉亭記

稽古堂記

見一亭記

追遠堂記

忍窩記

爾雅軒記

聽波樓記



愚坡記

井菴記

雙湖亭記

天雷齋記

牛耳洞庄記

兼山樓記

小歸堂記

牛耳洞九曲記

牛耳墓山記

遊耳溪記

咸興本宮御物記

射龍臺記

二陵記

赤島記

卵島記

西水羅記

烏曷巖記

撫夷堡日日出記

安市城記

山海關記

安身搏埴陶窰所以養生皆是物之爲也泥之功顧不大歟故泰山之禪用金泥尙其貴也璽書之章用紫泥昭其文也函谷之封用丸泥耀其武也藍田之下有坂曰青泥南徼之外有國曰佛泥美其名也泥何嘗爲污賤之稱耶客曰泥之德誠大矣泥之名誠美矣然子之居乎泥也躬逢盛世早聘高衢亦嘗有志於利物矣上之不能宣昭大猷贊皇王之業以比黃帝有虞之隆則是有異乎金泥也次之不能鋪張鴻藻飾太平之懿以繼典誥風雅之盛則是有異乎紫泥也外之不能折衝樽俎之間鳴劍伊吾之北以

固疆圉而壯國威則是又無丸泥之具也今乃處環堵之中志江湖之上土芥軒裳泥滓名利耽古人之糟粕寓真樂於翹蘖若將黜聰明外形骸與混沌者嬉吾聞東海之瀆有物焉其名曰泥塊然處于沙無思無營無視無聽蜿蜿圉圉如醉人者今子所以托名也殆類於是歟余覲然而笑引大白拊土缶而爲之歌曰

爾居之卑兮載物之德爾性之潤兮利物之澤搏之成形兮爲方圓與曲直斂而返真兮泯然乎無跡渾渾兮其質汶汶兮其色泥哉泥哉君子之宅

日涉亭記

大冢宰趙公卜築於西湖之上。一日邀余飲，既酣，携登園之小亭，謂余曰：「此吾日涉亭也。願得子一言以記。余惟公遭逢明時，馳騁高衢外，而仗三藩之節，內而踐六官之長，可謂極仕宦之榮。然而聖主之所注意，朝廷之所倚重也。未嘗一日而捨公方且秉機軸，挈綱紀，揖讓謨謀於廊廟之上。公則顧散跡於江湖，寄心於林園，名其亭以陶氏歸來之辭，公之志可知。已使公出居乎藩屏，則雖欲歲一涉是亭，不可得矣。入坐乎廟朝，則雖欲月一涉是亭，不可得矣。惟退

處江湖，然後乃能日其涉而適吾意焉。公殆將退矣。然君子之立朝也，非能退之難也，全而退之爲難也。非善乎初之難也，善厥終之尤難也。余觀斯亭，有以卜之矣。椽桷以竹取其貞也，楹檻以松取其完也，覆之以茅取其儉也。貞以全晚節，完以保令名，儉以養遐福。一亭而三德具焉，是不可以無書於此乎。記。

稽古堂記

大學士黃公卜宅于漢城之西，題其居室曰稽古之堂。屬良漢記之，良漢作而言曰：稽古之事，非一太上道學也。其次文章也，事功也，外之諸子百家之流，皆

有以名世而垂後願聞公所稽者何事公曰道學則吾不敢事功則吾不能乃吾所學者古人之文章也至於諸子百家之言吾有所不暇也良漢曰善乎公之所擇也夫文章者道之精華也道形於外文乃成章如水有源而波瀾生焉木有根而榮華發焉卽乎文而道在是公之讓而不居蓋將由是而求之歟彼事功者特其粗跡耳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易繫之辭聖人之文章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畫地自然成象也下此而子思氏孟軻氏之文由道學而成文章也劉向氏韓愈氏歐陽氏由文章而明道學也至若屈

子之歌騷莊叟之放言管商孫吳之奇辯賈太傅之高識太史公之雄才皆文之至者而各以其學宣之於辭未嘗捨道而爲空言也竊嘗讀公之文上沿詩書以濬其源浸淹三禮以揚其波紀事比物則躡司馬氏之堂奧修辭析理則挈韓子歐陽子之繩矩疏蕩凌厲之氣馴雅淡潔之音一滌偏方之陋自成一家之言公之得於稽古者乃如是矣然古者當時之今也今者後世之古也古之爲古非年代之謂也盖有不可以言傳者若夫貴古而賤今者非知道之言也世有志於古者慕其名而泥其迹譬如學音者執

追蠡而拊土鼓不知韶武之變好味者挹汗樽而啜大羹不識鹽梅之和號於人曰我能古也我能古也其可乎哉公怡然而笑曰子可謂善言古者然其不傳之妙吾亦不能言也姑以子言記吾廬

見一亭記

壬寅冬余奉使之燕徐尚書養直時爲關西伯出迎於涇上置酒歡甚臨別謂余曰明春僕將解歸不復相見於此地矣及春還到涇養直已交符去矣余爲之悵然心嘆其果於踐言也旣余反命來訪於城南之廬語余曰僕才不踰人而年未中身外仗三藩之

節秩躋八座之尊可謂極仕宦之榮矣竊慕古人知足之義構小亭於臨湍之上扁曰見一取唐人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反其辭以見志焉願公爲我文之余美其志而不敢辭客有聞而笑者曰徐公之志誠美矣吾恐名與實不相顧也公以大學士之冢嗣大丞相之從子蚤歲策名結知明主翱翔乎奎章摛文之華周流乎銓衡機密之要朝廷之倚之也圭璋如棟梁如其不可一日去朝也明甚何由得見於林下乎余解之曰君子之立朝也觀其志而已苟能處巖廊而想林泉身絀冕而心韋布則富貴不移其操

進退唯適於是在朝在野其志一也夫關西國之雄
藩養直之居之也甚約蕭然無脂腴之氣其去之也
甚勇浩然無顧戀之色亦可以覘其志矣何必如李
愿所稱坐茂樹濯清泉然後爲林下之士耶况尊公
大學士已嘗不待年至乞身於朝有急流勇退之風
公於他日功成名立安知不繼其志而踵其美乎吾
所以樂爲之道者庶幾成其志也抑有一說焉夫一
者易之太極也萬象原於一圜萬數起於一畫萬事
出於一心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學而能見乎一
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出處當其可夷險不二節矣公

之家庭得乎先天之學今茲命名豈亦有見於是而
姑託唐人之辭耶吾將反以質焉

追遠堂記

余旣述湖叟先生易名之狀鄭君來休又跽而請曰
先祖兩世樹立如是卓然曩歲鄉人將俎豆之方伯
以聞事垂就因朝禁輟焉吾諸孫不忍其泯沒依宋
朝陳徐家故事建世德祠於郡北環丘之上設牌子
以享諸賢旣有述矣祠前舊有書齋因名之曰追遠
堂聚後生居業焉敢微一言之惠余斂衽而作曰二
先生忠孝大節焜耀人耳目不惟鄉黨慕之一國皆

耳溪集 卷十三
慕之而况於子孫乎然孝子之心常懼日遠而日忘日之遠猶然况世之遠乎此追遠堂之所由名也諸君之聚族於斯堂講學於斯堂也忠君愛親之心當油然而生矣朝夕焉觀感游息焉充養交相告勉一以二先生爲師則將見鄭氏之門代有忠孝矣不然而徒倚名祖之烈以求取重於世夷考其實卒無異於凡門常族甚或有墜家風而忝祖訓者則寧不覲然於登斯堂乎惟其期之也重故責之也嚴吁可懼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爲諸君誦之

忍窩記

李述賢嶺之莊士也從余遊其言訥若不能出諸口一日謁于余曰小子嘗奉先大父遺教名其居曰忍窩未有以張之待公一言余問其說述賢曰大父拙齋公年八十二疾殆諸孫環床下曰述欲有言聲不遂則引述手展掌索筆書一忍字述跪而請曰是謂忍乎愆耶公掉頭又問忍乎忿耶公掉頭又問豈謂忍乎言語耶乃領之遂不省痛哉述也旣鐫諸心退而榜諸室出入以瞻每開口轉舌必兢必持于今十年餘惟恐日遠或墜是以有請余矍然歎曰至哉訓也小可以遠恥辱大可以成德矣昔孔子觀乎周廟

有金人焉緘其口三謂門人曰小子識之此古之慎言人也聖人之因物設戒如此又曰仁者其言也詎詎忍之成功也能詎則無待乎慎矣然欲求乎詎必先從事乎忍忍者心加刃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將宣乎口也必察焉曰臧耶不臧耶苟不臧矣如利刃之斷焉則出乎口者皆臧矣雖臧矣又抑焉曰時乎不時乎苟不時矣如利刃之斷焉則發諸人者皆時矣言旣臧發皆時斯幾於道矣奚直遠恥辱而已故吾以爲公之一忍勝張氏百忍遠矣子能身其訓又詔諸孫則李氏之後其世昌矣乎

爾雅軒記

曩余西聘燕卿士大夫皆以詩文送之大抵是感慨之辭慰行之語唯良翁李夢瑞爲之言曰近世西方有天主學者流入中國其人善步天曆家用其法於是倡爲奉天之說以號於人好奇者頗深中云此異端之尤也其禍將甚於釋老子見中國之士必昌言以闢之雖不能牖天下之迷可使知東方之學之正也余笑曰吾嘗見西人之書其辭淺其理僻無足動人者子之慮過矣及到燕訪所謂天主堂者繪像崇虔特一梵宇耳與其人語不過侏離之慧者也無事

乎伸吾辯既東還數歲天主之書果大行于世愚者競誦慕之卽識者往往漸染焉其歸也將背倫而陷俗余於是始服夢瑞之先見已而夢瑞遺余書曰吾新構書室名之曰爾雅蓋爾者邇也雅者正也願子爲我書扁且以發其旨焉余嘆曰此中庸之義也夫邇而易行者豈非庸乎正而不偏者豈非中乎然爾而不雅則流於俗雅而不爾則病於迂有能兼之中庸可幾矣今夢瑞有見乎是宜其明於審幾而嚴於衛正也彼西方之學勸人爲善而誅之以福禍托以尊天而自絕于倫彝是合佛老而眩吾道者此余所謂辭淺而理僻去爾雅遠矣誠使子之說行何患乎不闕惜不令中國之人聞之也夢瑞爲文章亦主乎爾雅斯可以見其學矣

聽波樓記

友人李士深謂余曰吾有先人之廬在公山之陽其名曰聽波子爲我發其指焉余曰僕嘗訪子居矣山繚而野寬林木翳然未見有江湖澗壑之勝焉何波之可聽士深曰是波也非水云爾卽風松之聲水波如也余笑曰松本無聲待風而鳴鳴出於松非波之真也夫有待於外之謂假非其真之謂幻假與幻君

子所不道也居無何余罷官東出棲華山之下于時
秋也夜聞有聲自遠而近瀟颯如驟雨迴薄如飛瀑
汪汪濛濛如層濤之相盪焉余肅然而驚開窓而視
之山月中天衆籟皆息聲在萬松之間余乃攝衣而
坐凝神靜聽宵中浩浩然若傾沆瀣而濯腸肺不覺
塵慮廓淨天機呈露者何也夫松者植物之正氣風
者大塊之和聲也和與正相遇如大樂之奏颯颯乎
洋洋乎如人神清而氣盈滌蕩其邪慢消融其滓穢
若是乎聽波之妙也記曰聲和則氣和天地之和應
之其斯之謂歟雖然方其入乎耳而灌於心也惺然
而自悟冥然而俱化言之不可傳况於文乎是在聽
之者自得之耳

愚坡記

韓氏族居洪州之愚坡韓學士季明家于漢京名其
室曰愚坡請余扁之余問曰吾子城市居而丘樊名
冠簪身而野人志是何名與實背而跡與心遠也豈
慕周子之不忘濂溪歟抑效柳州之自托愚溪歟季
明曰唯唯否否我病于視拙于隨足不出門而身不
縻官闔目而清坐寄心於曠遠蕭然環堵之廬寂若
幽人之棲雖處城市如在愚坡愚坡吾室不亦宜乎

耳溪集 卷十三
余乃歎曰古人有居巖廊而志江湖食鼎鼐而思藜藿者賢矣猶不免二之也今子一視而兩忘身之所寓無往而皆愚坡也心之所樂無時而不愚坡也其又高於人乎然我之所聞異於是君子素其位而行在朝則行乎朝在野則行乎野時乎出耶萬鍾不爲泰時乎處耶一簞不爲約不以異爲高不以潔爲名今子之名愚坡豈惟病哉是心有一愚坡也非所謂素其位者吾恐愚坡之累子矣雖然病有時而良已身不可以恒處愚坡乎爲子累也殆不久矣吾且俟之

井菴記

殷師東來都平壤之外城至今有井田遺址又有古井仰出甘冽不竭甃而碑書曰箕子井處士康達居其傍治經禮固窮自修晚喜易年迫八十不懈方伯薦授殿郎不就歲辛亥余以節鎮平壤朝廷命諸道薦經行士乃以處士膺選兼進其所著易禮說一路咸聳余觀近世學者鮮有治易者惟處士專心於此必有自得者示余所述卦象翼數編處士辨析精博多犁然相契往往發余不逮夫關西地近塞尙弓馬衣縫掖者稍聰明惟業功令規科舉而已如處士可

謂篤志好學之士也處士老不能出門使其孫寅持
書卷往來講質一日請余題其室余問所居地何名
對曰井田也余歛衽而歎曰美哉居乎是可以名遂
書井菴以贈之曰夫井者天地之大用聖人之大業
流泉出焉所以養民九區畫焉所以治國丘乘之賦
龍蛇之陣皆自井焉出推以廣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今處士居箕子之舊墟讀伏羲文王之書易與範其
理一也以是名室不亦可乎余於是竊有所感焉井
之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蓋傷賢者之在下不
爲時用也余於處士亦云

雙湖亭記

龍山之江處漢水之下流據西湖之上游西負盤龍
臥牛之岡南對冠岳清溪之山水匯其前歧成兩湖
右爲挹清之樓左爲月波之亭華使之所眺賞形於
歌詩以故公子王孫名卿韻士爭建亭榭治園塢以
銜奇而鬪勝焉余嘗宦遊四方凡國中之大江名湖
足無不遍東則黃驪昭陽龜島之潭南則洛東錦水
江景之湖北渡龍興窮土門之源西泛沮薩抗馬訾
之河環數千里觀其奇壯浩淼無與漢水龍湖敵者
惟沮江之秀麗稍可伯仲而第其源派之遠體勢之

王澐集 卷十三
雄莫之與伉余又再遊中國涉遼瀋濟灤水直抵于
通河大陸洪流非不茫然無際獨其以江山稱者無
如我漢水之大蓋北方之水皆是九河之支行于曠
野峻岸清湍不並於江淮故也然則惡可以徧邦而
自小哉近余不安于朝僑居龍山之涯地直兩湖之
交長江浩浩奔流數十里放于楊花之渡孔巖之津
西注于海奇峰削壁左右列峙明沙嫩嶼環抱點綴
貢舶商船帆楫相連高樓巨屋薨桷如櫛車馬之往
來不絕鷗鷺之鳴聲相聞一舉目而盡得之蓋國中
之江山惟漢水爲大而漢水上下繁華蘊藉惟龍湖

爲冠然緣江內外歌樓舞臺大抵空鎖於雲烟竹樹
之中無人乎管領信乎廊廟江湖不可兩兼也今余
解簪紱被野服偃息嘯咏於風楹月榭有時招黃頭
棹小艇沿洄搖曳於兩湖之間翛然如蛻埃壒而吸
沆瀣人間之樂事殆無可以易此者行將乞身於朝
致事懸車永作江湖之逸民與夫蓑翁釣叟混跡而
爭席歌太平之詞誦美人之曲以終餘年則雖未及
於急流勇退亦可謂知止知足者歟

天雷齋記

凡天下之動者皆有求焉之朝者求祿之市者求貨

乘馬者人於求操舟者水於求持網者魚之求挾彈者禽之求奚獨人物亦然鳥降於田獸趨於山蟲竅于壤鼠鑽于壁皆所以求食也求而得則喜不得則憂喜與憂并而爭奪生禍患興焉甚矣求之爲害也趙學士寬甫謝官居西湖之上以書史自娛蓋無求於世者也余嘗造其廬與之憑檻而觀欹枕而聽終日交乎耳目者皆動而有求者也夫物不能無動動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其孰能息之哉善處動者其惟周子乎其論太極之動靜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釋曰無欲故靜無欲則無求無求則其動也

常靜斯可以一天下之動息天下之爭矣在易之天雷之辭曰動以健大亨以正程子曰動以天則无妄无妄者無欲之謂也寬甫喜讀易有見乎斯理余於是乎手題其室曰天雷以贈之

牛耳洞庄記

牛角蟲也其精在角祭天之牛用繭栗宗廟之牛用握重其角也獨春秋之盟挈牲登壇不以其角而乃耳之執何哉夫角性剛耳性柔豈以剛者折而柔者久耶角形上銳耳形下垂豈以上者抗而下者順耶角之職觸耳之職聽豈以觸者任力而聽者任智耶

耳溪集 卷十三
余於是知桓文之業在於柔以睦衆順以事尊智以慮勝也東海之上有山曰三角三角之下有洞曰牛耳山稱角洞稱耳有角者不可無耳歟山在上洞在下角從上而耳從下歟山峻而聳角如威也洞虛而藏耳如受也威以服遠受以容物有君子之象歟余於是又有所感焉今天下無周久矣諸侯之盟未聞有執牛耳者獨於東海之上有是名焉是魯連之所慕歟子房之所遊歟然則居是洞者亦其魯連子房之徒也崇禎後有洪氏家於是今三世云

兼山樓記

豐山子築室於耳溪之上戴天冠之崇面水落之秀萬丈之峰在其北三角之山在其西於是植五楹磬折而樓其右其高可立其方可展足自地上過顙名之曰兼山兼之言并也重也環衆山之勝而并有之也有析薪於山者過而晒之曰此地之爲兼山久矣子惡得而名之豐山子問曰何謂也析薪者曰兼山者重艮也三角之山形如鼎足豐腹而下殺故一名曰覆鼎是覆椀之象也天冠之峰特立於前平如冠頂而後有二峰皆呀然中坼一奇二耦之畫也地居漢城之東北終始萬物之位也彼乃自然而然耳何

待乎樓之成何假乎子之名之也然其數七七者少陽老變而少不變君子之不易操也其德止時止則止止於所當止也惟有是德者可以居之豐山子洒然異之前揖曰子非明易者耶願聞其休咎析薪者曰夫吉凶悔吝皆生於動止而不動何悔何吝貞者所以立命也變者所以從道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乃負薪而去行且歌曰樓上有天愚者伏兮樓下有澤居以約兮風行其上德日新兮雷過其下以安身兮豐山子憮然良久曰是知之矣君子遯以求志損以寡過漸以進德頤以養性斯無咎矣何筮之有是

可以居是樓也遂以書諸樓

小歸堂記

兼山子既謝官卜居于牛耳之溪名其堂曰小歸釀秫酒具山殽延野老而落之酒始行兼山子言曰凡仕於朝者休於家曰歸古之老致事長往如祈奚之請老二疏之乞骸謂之大歸今余之歸病耳非老也休於郊耳非長往也故謂之小歸然仕之禮四十而始進六十而命爲大夫七十而致事蓋以三十年爲防以余不才未三十而名朝籍未四十而從大夫後今年五十有餘矣距三十年之防塵數歲耳年雖未

至亦可以告休矣小歸者大歸之漸也客舉觴而稱曰美矣名乎斯可以見子之志吾且喻諸道可乎凡天下之有形者莫不由小而就大凡天下之動者莫不始往而終歸士之志於道者矜細行然後成大業知所止然後造至善百尺之臺非一簣之築而成之者力也萬里之塗非一日之適而達之者志也故小者大之始也歸者動之止也成始成終之道也請以是文子之室兼山子拜而受曰善哉子之頌也張老不如又有舉觴而言者曰小歸者小者歸也陰曰小陽曰大小者歸則大者來在易之泰曰小往大來吉

亨往亦歸也於時爲天地交而萬物通於人爲天理勝而人欲退子將審善惡消長之幾歟旨哉言乎夫二子之撰各一其義有足以發余者故並志而省焉

牛耳洞九曲記

三角之東有萬景之臺高並白雲仁壽之峰列嶂如屏橫絕天半軒張圍抱衆水爭門前有巨壁當其喉高可十丈濶過高半強全石如削麤獠不可攀水由其頂飛下如練聲震數里名曰萬景瀑是爲第一曲其下十餘武有大石縱臥平博如床可坐數十百人名曰醒石蓋遊人到此必飲飲必易醒也自此山漸

低洞復合左右翠壁參差對峙東流倒瀉人從壁面斜行不可並足急水橫駛舂撞名曰積翠屏是爲第二曲於是緣崖順流而下石色斑斕磷錯水行其上如鋪紋縠左岸有層巖成峰嶄巖竦擢可以攬行雲眺遠野名曰攢雲峰是爲第三曲又環山而轉里許有巨石數丈當流屹立磅礴平寬攀抱而登衆壑畢呈松風水聲肅然盈耳名曰振衣崗前有圓石形如大鐘水擊而鳴清遠可聽是爲第四曲又循溪而下數百弓大石成臺橫塞洞口白如屯雲瑩如拭玉清流淪漣四下名曰玉鏡臺膩滑砥平可書大字中坵

成嵌如仰大槽謂之洗墨池是爲第五曲自此稍北水伏流不見至數里許白石盤陀四布明淨可鑑中成圓泓濶可半畝羣峰環擁洞天褰敞前望水落道峰諸山排空獻秀如列畫障尤宜月下觀影使人神清名曰月影潭是爲第六曲又轉數百步恠石裕舒激成小瀑右有巨巖壓流穹窿如屋可以列坐行觴名曰濯纓巖西望天冠之峰高出天半偃蹇尊嚴如嵬冠道人披雲端坐是爲第七曲又循溪而下數百步洞益寬水益大紆徐繚曲慢流無聲忽見亂石磊落如羣羊散野陣馬飲水中爲層臺斲琢天成飛湍

跳躑琮瑋清越名曰鳴玉灘其西有小礪發于天冠之下迤邐彎回並岸而東趨名曰燕尾之川其上有小築曰小歸之堂是余三世丙舍其北起小樓曰兼山楓松花菓鬱然交翳其東數十步有六面之閣據大石臨絕壁名曰水哉亭玉灘之水燕尾之溪合流于亭下匯爲澄潭是爲第八曲至此兩岸明豁水清沙白有數楹架石臨流曰在澗亭卽三世相國徐公舊墅也是爲第九曲合而名之曰牛耳之洞水由是折而東出放于大野蓋自萬景至在礪不過五里強而水底大抵皆石奇巖層瀑間步錯出指不勝撚而

舉其大者爲九何其富也夫九者陽之盛數之極故乾之策用九而範有九疇貢有九州洞之有九曲亦自然之數也自夫朱夫子發武夷之奧東人之占名區者率多以九數焉惟嶺之陶山海之石潭尤著焉豈惟地之勝歟殆由人而顯也今牛耳之曲如萬景之雄奇月影之清絕未知孰與武夷而卽陶山石潭之所未有也然其顯不顯亦待乎人焉爾

牛耳墓山記

昔我曾王考判決事府君以 肅廟庚寅下世壽藏預卜於麻田地至是多異議將改卜近畿醉村李相

公卽府君長婿也爲言其先墓隣麓多養山置標之地盍試求諸於是遣地師占得於牛耳洞天冠峰之東圭巖之下坐庚之原遂奉襄焉未幾有毀之者移窆於東麓矣 英宗辛亥曾王妣下世將合封也遇水患復還奉於舊壙之下見者咸稱名穴信乎物自有主也當醉村公時未及成券劃送故局內寸土一木皆屬於李氏而守墓奴無所措手不惟事勢不便抑恐後屬漸遠或有爭端余於壬申登科榮掃仍往拜從祖姑貞敬夫人墓于時醉村冢孫李相國澱來住墓下余爲言山事請歸直而立券李公曰吾祖旣

獻葬地吾先人視判決公如外祖吾家自處以外裔何事乎券余曰百世之遠寧可保耶固請之李公諾焉猶荏苒歲月至壬午余自月城歸復申前言李公書報曰一山全局當盡歸之而但有二殤葬在右岡外及墓舍後雖是瓦棺塋周乃骨肉所托不忍作他人有請環墓兆一岡而爲界余復曰先祖衣冠之藏今歸諸我敢不拜而敬受然一山之內分割其半將無以養松柏聚村落焉子所難持者特以殤葬而兩家義同至親守護之道寧殊彼我請立石以表之至若局內山田栗園吾不可空受子不欲貨之則以土

易土名正理順吾家栗園在猪洞去此數里之近請以是易焉李公從之乃作分山說見贈以猪洞園林換一山內外於是伐小石分立於兩殤葬前刻曰此德水李氏殤葬也局內本李氏地今屬洪氏惟我子孫永世守護毋替兩家之篤好下書丁亥三月李澱識洪良漢書嗚呼自庚寅至丁亥爲五十八年歷三世而萬世幽宅始免於客土豈非大幸歟自是始得以種樹栽果墓奴亦治山菑藝園蔬賴以奠居焉丙舍舊有瓦屋八楹以居守奴藏祭器歲丁酉余不安于朝謝官郊居構外舍七楹臨溪而起小樓扁曰兼

山有石礪發源於天冠峰抱墓山而南繞右岡合流于牛耳大川是爲燕尾之溪到樓前成小瀑清泠可悅命曰醒心淙於是刺莽翳滌沙礫疏導益清以廣鑿方池於樓左種荷養魚刻池面曰花影池環以雜花交映水中戊申余居憂又構茅屋四楹於舍北以障內外爲廡庫門廊將携眷而來瞻依松楸屏遠塵囂而於以理殘編教兒孫終吾餘年則庶幾免大過也凡我後人尙念經始之艱成立之勞克敬克勤保守罔缺

遊耳溪記

耳溪之堂既成以九月旣望鞭疋馬帶小僮書一簾
酒一榼飄然出東郭迤邐松林栗園之間不一息而
至焉排荆扉躡土階岸楓始丹籬菊已黃於是拂簟
床整硯几盪有香案有書日讀周易一卦研河洛之
數畫先天之圖每朝食已携杖出前溪觀游儵聽歸
鴻四無行人時有樵歌自山谷來與水聲上下樹影
稍移悠然而返及夕月上東峰天宇淨而羣動息復
曳杖至溪上白石清流與月華交映星斗下垂可俯
而掇遂據大石引數酌誦蒹葭白露之詩林鳥皆振
翼而翻魚從石底昂首若聽飛螢出葉間往往點衣

袖燦如流星于斯時也毀譽不入於耳歡戚不動於
心皦如月之明也湛如水之澄也皚如石之潔也寂
如衆籟之收而廓如太虛之空也翛然獨立於氛埃
之表窅然神遊於鴻濛之先孟子嘗稱夜氣屈子亦
云壹氣孔神於中夜存其謂是歟盖舉天下之樂而
無足以易此然猶有待於外未若顏氏之子饑亦樂
巷亦樂也且余於是堂也率不過月一至焉自堂之
溪又日一再至焉其樂也所謂日月至焉者也誠使
余獲遂初服終老於斯居之久而養之深習之安而
覺之真則其樂於是乎全遂以進於顏氏之樂不難

王溪集 卷十三
矣顏氏之樂何也蓋不遠復而無悔者歟

咸興本宮御物記

丁酉冬十月到咸州謁本宮具冠袍肅拜于內庭祠
官捧金飾髹漆函二置前楹臣盥手升啓視一盛黑
絲笠一銀飾具銀日月頂各一孔雀羽四一盛角弓
一長七尺絲弦具黑漆皮帑羽箭十三長六尺鐵鏃
具黃漆皮帑皆我 太祖康獻大王征伐四方時所
御也臣跪伏擎玩退而歎曰周之赤刀弘璧陳於西
序者所以重先王之手澤也漢之斬蛇劍藏諸武庫
者所以彰受命之符也今此御笠若弓矢以此而沐

風雨犯鋒鏑以此而摧勁敵威四方百世之下於以
見開荆之艱功烈之盛不啻周漢舊物而必藏於王
跡肇基之地者蓋示不忘本也豈不尤可寶重歟殿
北有古松三株大皆十餘圍相傳爲 太祖掛弓處
萬曆壬辰倭奴斧一株血迸射風雷大作賊驚走不
敢復近舊藏遂獲全嗚呼異哉樹背尚有斧痕裹以
銅

射龍臺記

孔州南十里咸林山之下有水匯焉是爲赤池周二
十里深處不可入東北連豆滿江其上有射龍舊墟

州誌曰昔我度祖王居望德山下夜夢有衣白翁
敲門曰我南池之龍也有寇來攘將失厥所聞公善
射願公助我後世必有慶矣度祖許諾翌朝帶弓
矢登南峰望見池上風雨驟至天晦冥有黑龍自東
北起與白龍鬪盪擊糾蟠迭相進退度祖未能辨
客主斂矢而還是夜神翁復見曰公何爲不射度
祖告之故翁曰白者我黑者寇公其惟黑之射度
祖旣覺復至池上二龍又合戰乃射其黑者一發中
其腰血泉湧池盡赤於是黑龍曳尾抉岸而走池下
尚有深溝縱橫屈折七八里入于江土人謂其池曰

赤池謂其浦曰屈伸浦今上元年丁酉冬臣良浩
守孔州暇日詣赤池尋射龍之址叢榛亂積蓊蕝欹
侈故老無知者乃慨然歎曰惟我聖祖之射龍正
如大澤之斬蛇實爲受命之符興王之迹而于今四
百年荒翳不修無所表識是守臣之罪也遂伐木石
燒瓦甃越明年秋建亭於其上張之以辭辭曰
赤池兮汪汪雲英英兮在上銀甲兮玉爪靈之游兮
水浩蕩神人降兮赤島乘白麟兮御蒼鳥靈何爲
兮遷次夜恍惚兮奔告珧弓兮寶戈表獨立兮陽之
阿雷陬陬兮日冥冥黜雲合兮水揚波弦開兮電飛

王漢集 卷十三
怒鬣摧兮血淋漓靈矯矯兮上騰舞龜螭兮歲蕤鞠
祥兮報功光剡剡兮薄上穹金尺兮瑤鏡導予之兮
箕封靈有九子兮孫千億據左溟兮爲鱗宗穀我民
兮壽我邦灑靈雨兮呵烈風

卜日將築臺前役一夜董事者望見臺基有物臥
焉大如棟長數丈身具五彩光照地役人驚懾却
走已而翻身入池覺乃夢也厥明官具酒糈讀辭
以祈神卷其紙銜石投之池忽有飄風起自沉紙
處驚波掀湧數晌乃止觀者皆愕北塞早寒八月
已下雪而竟是役十數日無風雪十月八日臺旣

成將覆瓦終日暄暢如春役夫不呵寒役訖人散
大霧彌漫竟夕不辨臺池土人咸言是池盖有異
焉人或以腥臭不潔物入水輒致風雨耕者薄池
畔則風起捲沙以填之故耒耨不敢近今茲之役
殆有冥助云

二陵記

穆祖王寢園曰德陵在孔州南十里赤池之東 孝
妃寢園曰安陵舊在州東北二十里豆滿江外香角
峰之陽傳言有鐵龍埋山背補地脉云 太祖四年
移奉于江內四野下濕沕淖中起小阜無來脉堪輿

耳溪集 卷十三
家謂之沒泥龜 二陵相望可數里皆前臨豆江土
人謂之陵坪 太宗十年以地隣女真又移奉于咸
興府舊碑沒野草歲久失所在崇禎元年府使崔震
立得 德陵碑於赤池傍移立舊陵前 英宗己巳
府使洪重一將建閣以衛之遍求 安陵碑不得掌
事者夢有老翁指其處掘土而獲焉遂移豎而並覆
以屋繚之垣 德陵碑前刻曰 穆祖德陵後刻曰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日立 安陵碑前刻曰 孝妃
安陵後刻年月日與德陵同皆磨鑿滅其畫隱泐微
辨某字邑人傳言野人剽掠時所爲噫孔州卽 聖

祖發迹之地衣烏舊藏至今宛然守土之臣義當謹
守而嚴護奈之何數百年埋翳不章樵倩牧隸蹈躡
而剪毀莫知敬畏崔公始之於前洪公成之於後表
而護之旣嚴旣備二公可謂能職矣於是謹載 二
陵區域及移遷始末以備國史之考又錄二公先後
經營之勞以爲守土者觀法崔公殉國難立大名洪
公臣族祖也精誠所感徵於下夢又不可以無識

赤島記

赤島在孔州南四十里大海中八月旣望自蘆山倉
乘小耳船入島距岸可十里有石脉入水磊落伏出

至百餘步大石屹立出水數仞其外脉斷不見鳥若湧出遠望如大龜泛水尾背隱約微有紅暈近而卽之石皆赤瑩滑如銅日光下射徹水朱殷巖角峭悍礧礧矗若列戟句若懸磬砑成門橫成砭奇形詭狀錯出互峙近東石勢稍低可泊乃維舟下岸躡危跨空攀騰而上四面石壁嶄削中峰圓秀東嚮而立迤邐右旋褰張繚抱地舒壤膩氣色明潤中有陶穴遺址世傳 翼祖在幹東威德漸盛諸千戶憚之詭言獵狙甲於奚關城有野嫗密告 翼祖覺之急使家人乘舟下豆滿江期赤島與 孫夫人共白馬到海

舟未至追騎已躡後會水忽退亂流而渡從者畢涉水復至賊不得渡 翼祖乃作土宇而居之北方人聞而異之多歸心焉島中有草羅生紫莖而翠葉名曰紫芝香粹可菜又有甘泉出石間不竭民犯樵蘇則有風雨故草木常峻茂敢系以頌曰

何島之赤何馬之白白如日光赤是陽德天作神區以啓王跡地獻其靈洪波中坼臨流却立千騎振落龍躍龜蟠 真人爰宅徵祥慕德如水歸壑芝茁于山泉涌于石有穴如幽基我東域山高水濶於千萬億

卵島記

赤島之東渤海之中有島焉每春夏之交羣鳥集而
孳焉棲卵於草間或白或青或黃或斑斕有文其大
如拳漁人往往得而剖之堅厚可杯瑩潔如玉故名
之曰卵島稗史云北海稱瀚海者以禽鳥卵育於此
故字從翰夫燕雀穀於屋童子探焉烏鳶鸛鵲窠於
樹蛇虺齧焉惟是鳥超然遠跡於滄海絕島無人之
墟以能避害而蕃生黠者或縛茅成棚泛卵於水漁
者亦莫能求焉其慮患也尤深孰謂羽蟲之智若是
其工也孔子嘗稱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又曰善驚故
遠害蓋歎飛鳥有見幾之明也若是鳥者又能離羣
出塵物莫之撓奚直見幾而已乎其高標慧識有足
愧斯人者故爲之識

西水羅記

自孔州東行三十里爲造山堡山始入海夾水而東
二十餘里山盡而水束細欲斷突如湧有石城負山
抱海垂若懸膽濶如張翼是爲西水羅其右翼曰海
望臺左翼曰烏曷巖皆石峰相對角峙兩端有叢石
離立水中簇如束竹名曰箭巖水洄其內形如半壁
缺其東可觀日出居民可百竈皆業漁船皆全木釘

合長不過倍人身其魚多比目大口八梢其蟲淡菜
泥皆無鱗其菜水藿昆布絡石麗生互物白蛤翠螺
紫蟹大者甲如盆日光初舒有長魚羣游於水背半
露如屋口噴白浪如雨問之鯨云

烏曷巖記

由西水羅循海左行欹屈縈折幾十里登烏曷巖全
石黑色跨海竦拔左右削壁千仞尖如劒脊塵容人
足及頂石面稍寬可鋪席而坐一席外皆大海拍天
無際巖之北數里豆滿江入焉女真謂之瑟海其濱
皆白礫黃茅無樹木極望不見人烟有老漁子嘗以

朝廷命偵海寇入瑟海自烏曷巖放船行二十餘里
過鏘子島吐羅山鞍子巖雙鼎山大愁齶居小愁齶
居登高高峰望紅旗浦皆無土田廬舍遇獵胡問情
有生口萬餘逋島中清人悉捕以歸空其地云又言
紅旗之北有登登磯水極險不可到自紅旗南行十
五日到後春江自後春東北行五日至寧古塔寧古
之北又有三姓七姓八姓等部落黑龍江環之北流
入于瑟海

撫夷堡日月出記

七月哉生魄自孔州北行三十里如撫夷堡臨豆滿

江望黃山眺八池向夕面東峰候月出既曛峰頭尙
暗忽白氣騰上于東南之麓右顧而視之乃月出之
光也余呀然驚曰凡日月之出常在人目之左蓋人
之望日月者必面乎東日月起自角亢從天而左旋
故也今是月乃出於人目之右若在巽巳之間何也
因仰見北斗直垂頂上柄近地光倍大始悟此身正
當北斗之下無或乎月出之自我右也將曙復候日
出乃以子午針揆之日之出寅之尾也月之出卯之
半也身則在亥子之間焉由是觀之天未嘗易方而
地實異形自北而視東固疑於南也噫自此而益北
當出於日月之背而南見北斗矣山海經所稱燭龍
代照之墟幾何遠也吾聞大西洋有閻龍者嘗舟到
南極之下其視日月之出又何如也吳都賦曰開北
戶而向日况南極乎惜乎未得問之

安市城記

安市城在鳳凰山東三十里去柵門五里而近卽唐
文皇帝征高麗兵敗處也余高麗人也自少時聞安
市城之名而恨無由見之壬寅奉使適燕入柵門望
見野中高山特秀如龍騰鳳翥名曰翔龍山張爲千
峰拔地竦立環抱如屏缺其西以洩水厓通一車兩

岸有石城遺址問諸野人乃安市古城也遂鞭馬緣崖而入焉其中豁然開敞可容萬衆四面石壁戍削高入雲際仰視如坐大甕真天設之金城也中有高阜戴石突起頂平可張幄俯眺城外數十里蓋古之將臺也登臺而望不覺愾然興感也夫以太宗之神武大畧親統六師席捲而來鉦鼓震天旄旄蔽日意氣聲威之壯直欲超東海而躡三韓矣况此彈丸一小城乎然而徘徊二年終不能得志師老氣竭救死扶傷捲甲而疾歸何其衰也豈以地利之足憑歟抑由人謀之不臧耶余觀安市之城險固如此又得楊

萬春以守之則地利固不可輕拔矣又見唐史江夏王道宗言于帝請假精兵直搗平壤則蓋蘇文之頭可致帳下帝初不之省及聞李靖言乃悟人謀亦未可謂盡善也然余則以爲唐師之無功識者已先知之矣何待頓兵堅城之下乎春秋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兵志曰將驕卒惰者敗蓋不以衆寡爲勝負也夫蘇文之罪固可誅矣外國之事不足以煩中國勿問可也如不可已則命一偏將壓境而問罪馳尺二之詔責其自新則麗之君臣固將頓首請命之不暇何至輕萬乘之尊動天下之力乎故褚遂良極言其

王澐集 卷十三
不可李大亮遺疏以力諫勝敗之數已決於此矣噫
太宗少日用兵如神戰勝攻取所向無敵及至身致
太平四夷賓服無所用其能則乃以馮婦搏虎之習
欲一試於外國兵出無名志驕而輕敵不知大國不
可測而海外亦有人焉卒至喪師損威爲天下笑豈
不惜哉然余於是役見夫太宗有君人之度二焉方
其班師也不以守將之逆命爲罪而乃以百縑賞其
爲國固守及至還都也明示悔悟曰魏徵若在豈使
朕有此行也馳驛祀之非英傑之主能如是乎余故
備載其事一以爲帝王勤遠畧之戒一以爲人臣盡

心所事之法又以彰明王之公於勸善勇於改過也

山海關記

山海關者長城之東門也朝鮮洪良浩聘于燕穿山
海關臨長城覽英雄之遺跡感興廢之無常乃慨然
而歎曰余於長城知秦皇之功在萬世於山海關識
高皇帝之明燭後代也客有從行者問曰秦之亡由
於勞民築怨內不知胡亥而外事匈奴乃所以爲愚
何謂功也余應之曰夫亡秦者趙高也使始皇不死
於沙丘則胡亥未必立蒙恬未必殺扶蘇帝而蒙恬
將則雖有勝廣輩百數何敢動哉此非長城之罪也

惡可以成敗論乎夫天下之患莫大於戎狄商周以
來獯鬻玁狁之屬世世猾夏至於弑王驪山而其禍
極矣秦皇懲其然也北逐匈奴二千里大築長城以
限內外自是之後楚漢之際天下雲擾波盪而胡人
不敢南下而飲馬雖以臧荼盧綰之庸才猶能保有
其封疆此秦皇之餘威也下逮漢唐以後中國至今
賴爲藩籬關外遼薊之地亦入版圖者是誰之功也
至若拓拔耶律氏之割據始於五胡之內亂也完顏
奇渥氏之擅中國自取於其類耳然中國有主則輒
捲甲而避之長城之限自如也豈不爲萬世之利耶

客曰是則然矣山海關之設無救於明之亡則何以
見 高皇帝之明耶余曰噫嘻皇明之亡由於李自
成也清人之入由於吳三桂也當清人之始起也百
戰百勝奄有遼瀋耿耿雄視將有吞四海包六合之
志而終不能窺關內一步地及三桂之開關而迎也
逡巡却立不敢遽入至於毀城而納之益可見長城
之不可犯也然長城西北之界爲關者十數而獨於
山海一關據千仞之壁臨不測之谿設重門者五大
書以天下第一關者何也此殆 高皇帝神謨遠覽
他日之憂獨在於東方故也當是時蒙古新敗走入

沙漠尚有餘憂惟彼女真之居長白者蕞爾一部落耳乃於關以東數千里建衛置鎮棊布角峙恩撫而威折之如備大敵焉夫豈無所爲而然哉若夫毀關而縱入則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吾故曰於山海關見 高皇帝之明燭後代也循關而南數百步尙有毀城處清人不復補完但障以鐵網而已其志蓋以長城以內爲逆旅不欲爲中國固鎖鑰也并與關東烽戍而盡撤之是亦英雄之遠見也歟余於是并識之以俟後之識者

望海臺記

秦之長城東薄渤海入水數十里用銅鐵液灌其底以捍巨浪蓋秦皇驅石駕海處也至今數千年拳石不動殆非人力所爲城盡而爲臺高十餘丈名曰望海臺其北又起層樓名曰澄海樓中國之人稱爲天下之大觀三韓洪良浩自遼之燕循長城而下見望海之臺顧謂從者曰此遼左之一溝瀆耳何足以稱海乎試登臺而望焉其西則碣石也橫截幽青之間其南則瑯琊諸山隱見於雲際惟東向而視不見涯岸而度其面勢正當我國之西界水行不過千里特目力未到耳由碣石而下放于登萊皆然故登萊之

耳溪集 卷十三
船漁採於我境者風利則數日而至其視我國之東海不啻江河之於行潦也故余嘗謂中國之人未嘗見海雖以莊叟之博其說海也乃曰鳥有鵬而魚有鯤自古至今未聞有日見鯤鵬者則豈真有是物耶蓋以中國無人見海故特爲大言誑世以騁其雄辯耳至若秦皇漢武則又見欺於海者也是嘗東封泰山始見渤海之大意其有神奇瓌詭之物欣然慕之則於是乎神仙之說進焉具舟檣犯風濤以求不死之人長生之藥乃於我國之西海指點雲水之間曰蓬萊方丈在彼也珠宮貝闕可到也齋戒致誠庶幾

見之或終其身而不悟或屢不驗而始悔寧不可笑乎噫彼皆英雄之主也豈爲妄男子所賣而特以心有所大欲目有所未見故其說易入也惟聖人無欲而明於理不限於見不見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所見者大也

遼野日出記

余東海人也屢見日出於海上嘗謂天下之觀日出者莫我若也今年以使事如燕涉遼野七百里每背日西行不得見其出也及到瀋陽路折而南晨起野行微覺曙色自東而來顧而視之忽見紅日湧出地

耳溪集 卷十三
中廣輪之大光芒之盛視海上尤近而明焉始知觀日出者無定所無常形海居者謂之出於海野居者謂之出於野山居者謂之出於山唯隨人目而異其境耳然余獨謂日者麗乎天何嘗有出入哉特以晝夜而有是名晝則行於地上夜則行於地下而已夫豈有入海之理古之爲咸池扶桑之說者皆妄耳近世泰西之人始作坤輿之圖明言海在地中彼嘗乘舟而窮海者也其言誠有據矣世之談天地者奇其說乃謂前人所未道余則謂聖人已先知之矣中庸之論地體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言地力

之能載山海也孟子亦言禹之治水曰水由地中行者順水之性也蓋水者依土而行乃其性也豈有行於地外之理哉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水生於天而成於地地者盛水之器也水止於地中於卦爲兌其象爲澤海卽澤也以此觀之四海之水皆在大地之內而日月之行未嘗出於海也明矣中土之人皆在海內故疑其出於海也安能知麗天之日常出於地上耶然則前日之觀於海者非日出之所也今日之觀於地者乃日出之正也今而後始謂天下之觀日出者莫我若可也

灤河清節祠記

余嘗觀察西海開府于海州州之東有山曰首陽其下有廟以祠夷齊余心恠之常笑東人之好古而無稽也後十餘年持節赴燕路永平府卽古孤竹國也聞灤河之上有清節祠奉墨胎二子之像亟往尋焉水清而山秀可高人之棲其傍有孤竹君祠其南有山稱以首陽則其爲二子之舊居誠有據矣然余嘗有疑焉二子旣讓國而逃則當如泰伯仲雍之之荆蠻不宜仍居於本國也孟子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而孤竹之地去海甚遠不當稱海濱也安知不遵

海而東入我國也二子初旣辟紂後就西伯之養及至牧野之諫扶而去之則還歸本國未爲不可但當時孤竹之中子必已臣服于周矣二子之跡其安乎否乎其採薇之詩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殆將復尋海濱之舊隱乎况箕子於釋囚之後卽之朝鮮而此行也當過孤竹之國矣以二子望望欲去之志顧瞻四方靡所托身得見罔僕之遺老因與携手而東來亦理勢之所不異也由是觀之二子畢命之所安知不在於東國乎余觀灤河所謂首陽者不過野中一丘陵耳無足隱身而採茹海州之首陽山

高而谷邃產薇蕨甚美心竊疑之及見唐李渤所記云高麗海州有首陽山是伯夷叔齊隱處有箕子往來之跡渤之博雅其言必有據矣以此觀之海州之祠夷齊未可謂無稽矣且於山之西十餘里有大連小連古墟故孔子所稱東夷之子而與夷齊並列於逸民者豈非聞夷齊之風者歟

耳溪集卷十三 終

耳溪集卷十四目

記

平山府天使去思碑閣記

安岳郡去思碑閣記

贈訓鍊院正孫公 宗老 旌閣記

贈兵曹叅判李公 彭壽 旌閣記

贈承旨權公 士敏 旌閣記

高氏三孝旌閣記

宗簿寺僉正贈吏曹叅判權公 山海 旌閣記

烈婦李氏旌閣記

江都南門樓重修記

武烈祠重修記

酬忠祠記

禁夢菴重修記

報恩寺重修記

延安南大池疏濬記

萬柳外堤記

合湖龍耕記

耽羅三姓記

筮倫記

夢中論書記

鴈丸記

肅慎氏石罍記

宋錢記

豆滿江植柳記

豆滿江海棠記

青海府牧丹記

老木記

耳溪集卷十四

記

平山府天使去思碑閣記

余少時聞先輩言姜天使曰廣之銜命來東也終日
 焚香端坐未嘗與人言惟讀書賦詩而已及到王京
 凡禮幣例贈一切却不受我長陵甚敬重之欲有
 贈恐違公志命有司以關東雪花紙印唐詩一帙以
 遺之乃受公風神秀朗非塵世中人肅廟時箕城
 老吏有及見公者常言閱國中名士大夫多矣未嘗
 見如此人公歸中朝妙年入閣竟死於弘光南遷之

王漢集 卷十四
難云辛卯秋余以西海節巡過東陽見路左有古碑
遠不能辨其字使人印來乃公與王天使夢尹去思
碑也余不覺悚然而驚讀其文益知公制行之高律
身之嚴信乎前所聞不爽矣夫皇華四牡之行非有
惠澤之及民者而車蓋所經之地使其人慕悅而不
能忘至於立石而寓思焉其德容風聲之感服人何
其盛也其發於外者如此則存於中者可知已宜乎
負天下重名爲萬世扶綱也王公文章醇雅風儀峻
整旣與姜公相伯仲則其亦當世之賢大夫也噫二
公之行實在天啓丙寅而詔使之臨小邦止於此矣

况是碑也遲川崔公述之仙源金公篆之竹南吳公
書之皆東方之名流鉅公也其言豈不有徵而其跡
寧不可寶歟是不可使顛倒蕪沒於荒田野草之間
乃令州人築臺而安之建閣以護之以禁樵牧之傷
牛羊之觸焉余之爲此不獨慕其人而不忍泯沒將
使後世之奉使外國者取法焉

安岳郡去思碑閣記

我曾王考判決事府君以 肅廟戊辰出守岳州越
明年己巳 坤宮遜位府君泣告吏民遂解紱去在
官纔十數月吏民思其德伐石以頌之後八十二年

庚寅曾孫良漢忝按海西巡過是郡見大石立路左
圭首而龜負刻其面曰洪公清白善政之碑卽下車
拱立瞻望摩挲欲問故事而遺老盡矣况是年又府
君不諱之歲也俯仰悽愴徘徊而不能去乃屬地主
鳩材度工建閣而安之設彩而華之或曰公之此舉
實出於慕先人之遺躅圖後代之不泯也意信美矣
然碑之不足恃久矣石不能長存安用閣爲杜元凱
之沉碑漢水徒知陵谷之有遷而不知石之有泐公
能保此碑之無恙乎余愀然歛衽曰有是哉吾之所
恃者不在於石而况於閣乎然吾祖之德在岳岳民

之慕在碑石有時亡而民未嘗亡也今余之來民必
曰某侯忠於國清於官樹德之報果有後矣誠使不
肖爲政於是邦幸不得罪於斯民無忝於吾祖則民
將曰某侯之賢使其孫能世其美矣又曰某之爲方
伯能使先烈益光矣相與指點咨嗟告戒其子弟嚴
敬而愛護如峴首之碑召伯之棠則是碑也雖與是
邑相終始可也余之所恃者其在是歟閣旣成遂書
以自勉

贈訓練院正孫公

宗老

旌閣記

良浩嘗尹東京首訪鄉先生遺蹟謁東江書院聞月

城君孫公暨其考鷄川君兩世名德甚詳又見佔俾齋集載鷄川君兄掌令公抗節於李施愛之亂又見東京誌曰前縣監孫宗老死於雙嶺之戰良浩竦然驚歎曰是何孫氏之多賢也因求縣監後孫得遺事而讀之公月城君之玄孫也當 仁廟丙子罷官家居聞國難奮曰家世受國恩豈不以死報耶卽率家僮杖劔而西鄉人辛商賚朴弘遠從之路聞清兵充斥商賚欲由竹嶺投原州營公曰此何時也可迂路求全耶獨與朴弘遠直趨烏嶺倍道至利川南漢已被重圍不得入遂投屬於左兵使許完軍據雙嶺公

善射發輒中敵不敢逼一日軍中失火敵兵從後乘之我軍大亂皆超柵而遁朴弘遠急引公袖請與偕走曰無徒死以圖後效公張目叱曰赴君之急寧避死耶遂力戰而死奴億夫亦不肯去而死焉卽丁丑正月三日也弘遠歸報公家如此始公將勤王請於母夫人夫人欣然許之曰汝誠汝家子也勿以我爲念手授繭絮小衣以防矢丸公拜受而出謂家人曰吾死於陣以左肩黑子與繭絮衣驗吾屍及公子鏃聞變奔往尋之積屍如阜肌凍色變繭絮衣亦多相類者不可辨遂以矢復而歸以遺衣封邑人謂之招魂

葬噫當國家板蕩之時擁重兵食厚祿者亦多顧望而逡巡惟公官微而居遠進與退俱無責耳乃慷慨揮涕矢心一死割母子之恩徇君父之難冒白刃而不懼棄原野而不悔何其壯也若其母之賢惟大義是勉無一言顧戀之私宜乎生是子也良浩後過南漢道雙嶺路人尙指丙子戰地斷岸峭巖下臨深淵水色黝碧恠鳥飛鳴爲之徘徊悽愴而不能去當時事聞例贈訓練院正後丙子本道多士以歲甲重回上書方伯請加贈不報今 上御極七年遣御史嶺南搜訪忠臣孝子烈婦之湮沒者公五世孫生員鼎

九裹足走京師上言陳其祖殉節狀 上覽而嗟歎曰孫宗老與其奴立殪其節卓卓不愧杲卿事下禮曹禮官議曰臣死於君奴死於主法當并旌其閭教曰可鼎九以良浩曾莅其地頗悉本末請記于綽楔嗚呼千古死國之士莫烈於顏常山而 聖主之褒擬之斯人斯可以炳耀百世復何加焉然常山有官守而死封疆其職耳若公之隻身赴難蹈死如歸視古人其尤難矣乎謹盥手以識以見國家培養節義之盛不獨爲孫氏一門之榮云

贈兵曹叅判李公

彭壽

旌閭記

鷄林新羅故都也古稱多魁梧奇俊之士歲庚辰良浩爲鷄林尹躬履山川訪古人之跡嘗過屬縣安康見路傍有若斧而封者土人指之曰此李義士招魂葬也良浩式而致敬焉問其遺孫有李述賢者以諸生見秀且才遊於鄉塾持其祖逸事來示公諱彭壽本冠冕族自湖西移嶺南四世矣幼有異質十歲喪父哭擗不離殯側鄉里稱爲孝童旣長當萬曆壬辰倭人入寇車駕西狩公慷慨流涕曰君父在草莽吾以世祿裔豈可坐守書帷耶遂棄筆研習弓馬甲午中武舉乙未冬節度使朴晉聞公名檄公爲伏

兵將時賊兵據濱海勢甚張官軍屢潰公欣然起謂夫人孫氏曰吾今得死所矣有一子在襁褓不顧卽以家僮五六人行里中從者二十餘人遂赴蔚山陳將一隊壁西生浦設覆江口伺賊出輒掩擊之公每奮臂先登賊憚之不敢肆居數月賊引大兵至攻益急公兵少矢盡持短兵力戰一軍皆沒時丙申正月四日也亂定家人尋屍不得竟以遺衣服招魂而葬云述賢因泣而言曰先祖殉國難若是其烈而當時孤軍全沒事蹟未著子孫微尙未得顯揚以是病恨焉良浩慨然歎曰壬辰之亂死於國者多矣或以王

王澐集 卷十四
命死或以封疆死若公則眇然新出身耳未有受命於朝而挺身赴陳力扼勁敵終至於血膏原野可謂烈丈夫已惜乎數百年湮沒不章也後二十餘年今上七載遣使諸路訪節義述賢疾行千里伏輦道上言 上歎賞之亟命本道採實以聞觀察使舉多士之誦驛奏曰李某居家孝親出身殉國宜褒異之上特命旌其廬曰忠臣之門因領議政鄭存謙奏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述賢榮之來請記良浩旣識其死事始末作而稱曰士君子殺身以成仁非以求名也然上之人不有以扶植則後之人其何以勸勉故

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盖王政之所急也我 聖上惓惓乎是前月旌孫氏之閭是月旌李氏之閭皆鷄林人也從此嶺外之士必多聞風而興者矣

贈承旨權公 士敏 旌閭記

上之八年甲辰秋八月 車駕幸 永陵慶州人權學仁伏輦路上言陳其七世祖士敏有忠孝大節乞賜旌褒事下禮曹叅判臣良浩按其狀而議曰故司饗主簿權士敏當壬辰島夷之亂率其學徒起義兵據八公山出奇擊賊斬獲甚多傍近諸義士聞風來附乃與紅衣將軍郭再祐合兵大破賊於火旺山城

正溪集 卷十四
嶺左十餘邑賴以獲全在兵間遭母喪釋兵歸殯葬
奠饋一遵文公禮血泣三年哀動隣里有猛虎當墓
而吼士敏哭且諭曰汝非獸中之靈耶何忍驚動人
體魄虎乃俛首而去人皆謂誠孝所感去年因按臣
之啓褒倡義之功旣命贈官而觀其孝行又如是卓
異所謂求忠於孝者也宜別爲表揚以勸爲人子者
上可其奏特命旌其門學仁聞命來見良浩請述其
事以揭于綽楔余嘗知慶州素慕公節行今乃以禮
官與聞旌褒之議實有曠世之感焉夫人之大節莫
尚於忠孝而惟公旣以忠贈其官又以孝旌其閭嗚

呼盛矣公字粹彥自號梅軒考諱德麟得文元公之
學嶺人稱龜峰先生

高氏三孝旌閭記

康津趙奎運文甫湖南之莊士也嘗謂余曰吾鄉有
一門三孝者卽耽羅高氏也朝廷旌其閭鄉里誦其
風久矣尙未有大人先生之表章之者願得公一言
余矍然驚曰誠有是耶夫孝者百行之冠一國而得
一人焉一世而得一人焉猶難矣况一門而三人乎
况濱海僻遠之鄉乎願得其詳文甫曰有守精者將
葬父求槨於島期木工不至抱樹而哭三日不食鎮

官聞而哀之使卒伐木船載而送廬墓啜粥躬爨以奠成廟特命旌閭授官至縣監有守儉者守精之弟也事親盡誠與其兄守墓終三年烏鵲馴來坐膝上人比之大小連事聞並旌之有命達者守儉之曾孫也父病思山肉號泣而求之有獐自到園及廬墓有菌數十日茁于前取以供祭山有火將燃墓叩頭向火哭風反而熄事聞又旌之此其大畧也命達之妹李泳妻亦善居喪當宣祖登遐食素三年其傳家懿行如此余歛衽而歎曰異矣哉天下之爲人子者孰不知愛其親而惟高氏能世其孝豈神人之後

異於衆歟抑以見國家教化之盛至于海隅爰及婦女皆興於孝也奚獨一鄉一門之榮哉斯可以載之國史傳之後世奚待僕言而輕重乎方今聖人在上風勵一世將見二南之外比屋皆高氏矣請拭目以俟之

宗簿寺僉正贈吏曹叅判權公

山海

旌閭記

上之十五年辛亥春正月

車駕詣

顯隆園過露

梁津望見六臣祠愴然興感

親製文致祭既還都

遣史臣于江都開秘藏考

莊陵時死義諸臣將加

褒章如六臣者會關東觀察使尹師國行部至寧越

府訪子規樓舊址伐材改建而徵文於館閣適在此時上聞而異之遂命權自慎具人文等諸臣並賜美諡設壇同祭於莊陵隧閣之前於是畿嶺湖三道儒生等上言曰故宗簿僉正權山海卽故相臣軫之從孫顯陵國舅權專之女婿也素負士林之望與成三問等交善及莊陵遜位謝官屏跡伏枕飲泣及三問與李甫欽被逮山海仰天於邑曰此天也遂從高閣自投已而使者來收山海已死罪止奪官徙家于極邊錮子孫百年其節義之焯然無愧於六臣矣年前雖復其官階而未得與死事諸臣同被褒

獎乞申恩命以樹風聲事下攸司禮曹判書李致中覆奏曰多士之請實出公議合施貶贈命大臣議左議政蔡濟恭言權山海事蹟雖不彰著當時旣被徙邊錮廢之律則其與六臣同志並節可知今當莊陵諸臣表獎之日從多士請旌閭贈官恐不爲過上可之吏曹判書洪良浩啓贈山海爲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卽命嶺南守臣就其舊居丹其門山海十二世孫宗洛以良浩曾尹慶州習聞故老言今又長天官請施華贈來乞綽楔之記良浩起而歎曰嗚呼節莫毅於六臣事莫嚴於

莊陵六臣之死雖已揚厲而炳烺其時事遠而無徵不惟人不敢言亦無有知者如權公之偉節至今泯翳不章幸賴我 聖上追 寧考之遺志勵一世於忠義凡 莊陵立懂之臣靡不博考而遍揚以權公之遐遠幽闕亦得彰明於數百年之後旣旌其閭又贈以爵豈直爲權氏一門之榮哉將以勸萬世之爲人臣者猗歟盛矣余以托名爲榮顧何敢辭謹序其樹立大槩屈伸始末俾揭于門楣

烈婦李氏旌閭記

婦人之行以從死爲烈蓋得於秉彝之天故委巷匹婦往往能之有斫指而灌血者有遇賊而代死者有搏猛獸而脫牙吻者史傳所載可稽也至若手割肌肉飼已閉之口續旣絕之脈者今於鄭氏婦見之矣婦人孝寧大君之後也歸于學生鄭翊周家甚貧善養舅 英宗庚寅冬翊周病十日而革會父遠出無異兄弟李氏獨自扶護延醫視之憮然却坐曰脈絕矣遂去不顧親戚來見曰噫不可爲也覆以衾而出李號泣懸繩將先死有隣婦言嘗聞生人血肉能起死人顧安所得之李謝遣隣婦乃剖冰而澡體設席于庭仰禱北斗卽入室引刀刺髀血滾滾出披衾而

灌其口因割取髀肉方四寸許片切而熬以火納之
齒唇間徹夜不止及曉喉中微有索水聲急以肉汁
調水飲之如是者數日肉盡而病良已李方腹子瘡
甚而胎竟墮猶忍痛自力惟恐夫之知也戒女僕勿
言久頗泄翊周覺之大驚拊瘡而泣然曰死生命也
何自戕乃爾李寬之曰子旣鮮兄弟且未有子死則
家亡矣吾何忍惜體膚而不救晷刻之命乎今幸賴
天之靈子瘳而吾亦全復何戚焉遠近聞者莫不聚
慰而咨嗟焉士大夫將列其行達于朝李聞而恥之
告其舅曰女爲其夫雖殺身未足奇况以閨閣之事

上徹朝廷而干恩獎乎吾寧死不忍聞也翊周傳婦
言力止之聞者益義之寢其議焉後十有九年戊申
我 聖上惇風化勵節義廣搜中外無微不揚居輦
轂之下者不敢終隱於是禮官據實陳聞 上嘉異
之亟命旌其門李氏子鄭銓以余備官太史來請記
其事余覽其狀肅然斂襟曰卓矣哉李氏之烈古未
聞也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猗歟 聖人之化薰
蒸洋溢下逮閭巷有此姱節至誠上格神降之隲是
可以登諸歌詩載之國乘遂書其本末俾揭于綽楔

江都南門樓重修記

江都者東國之晉陽也晉陽則恃山谿之險故必待能者而守之惟江都據海爲池最稱難犯粵自檀箕之世號爲穴口蓋言其險隘如穴也肆於勝國之時以蒙元之兵力猶不能環而攻之只加以威喝萬衆以壓之十使以噴之顧談笑而應之恬然不動一髮彼亦置之度外而不何問斯乃天作金湯之固以惠我子孫黎民也逮夫丁卯之搶迅如風雨則我乃捲兵而入直辭以詰則使交兵間不費一矢而和成焉所謂美哉山河國之寶也獨於丙子之難忠臣相率而駢命宗社幾危而僅全此其故何哉守臣之罪

萬剛猶輕而苟求其由患生於恃險而忘備耳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旣重其門又擊之柝聖人之戒萬世不可易如此是以國家之於江都所以綢繆嚴密者茂以加矣吾弟明浩以天官少宰受居留之任殫誠盡職尤致意於陰雨之備赴任半載節用蓄力城堞之崩壞者改築而補缺爲一千八百餘武南北門樓之傾頽者易材而更瓦丹碧黝堊奐然改觀以及南將臺鎮海樓之重新修城庫之增建南西大池東北小池并鑿以深之官出其直不煩民力保障於是益鞏觀瞻於是益嚴可謂不負守臣之職矣然予

嘗聞前輩言江都之保障因人謀之錯反失天作之險何謂也夫沁之爲島四面環海港汊磬呀如蟻穴螺殼潮進汐退淤泥壘積人不得着足舟何以揚帆乎夫如是故甲串昇天之外初無行船之路於此一面築城置鎮以通往來謹防守而已雖有投鞭之大衆燒鐵之勁敵智不得逞其巧勇無所施其力舉逡巡而却走不敢窺岸上一步此誠天下之至險而海內諸國無與爲對者也近世以來生齒益繁人功太勝築堰堤而障潮化泥淖而成田浦口變遷水失故步商舶漁艇利於下疇者十居其半規目前之近利

忽萬世之長慮可勝惜哉爲今之道莫如决裂阡陌通豁潮汐以順水性而復天險可也雖然毀百年之良田奪衆民之口食有未可一朝輕議則姑先增築墩壘遠設瞭望以備客船之衝突庶乎免開關納敵之患矣

武烈祠重修記

平壤之武烈祠卽皇明諸將妥靈之所也粵昔萬曆壬辰倭奴大舉入寇陷三京我宣廟避兵西下次龍灣乞援于皇朝神宗皇帝惻然愍之興師以救大司馬石公實贊其議提督李公持節統三軍總兵

楊公李公張公爲中左右協將癸巳正月壓平壤而陣賊嬰城拒守矢丸雨下人不敢近叅將駱公腋大砲放火箭黑焰如山城中震動又手攫兵屍擲城上賊見之大驚以爲天兵飛上城退保內郭駱公乃撞碎城門諸軍蟻附從之提督麾大軍鳴鼓而進賊不能支走入土窟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賊從穴發丸天兵多中死提督下令收軍曰窮寇不可薄賊遣人乞命夜從大同門逃一日夜疾趨平山道多顛仆死者提督引兵踵之三京皆復經畧宋公奏捷曰是役也倭兵死者二萬餘人亂旣定觀察使李公元翼聞

于朝建祠于平壤遣畫工描五公像以揭春秋用牲幣以祭之後二百一年良浩按關西首謁武烈祠石尙書李總兵遺像儼然颯爽如生李提督暨楊張二公之像逸於燹代以木主且門庭淺狹棟宇騫剝厥或修葺而終未能拓以大之非所以崇報再造之功也乃伐材輦石亟令新之先修正堂飾以彩龕次構兩齋東曰崇義西曰振武廣展外庭建大門夾以兩廡扁曰東注門籩室牲厨祭井燎石秩然皆具役垂訖告于衆曰壬癸之役五公當爲元功而若其冒萬死搗虎穴首挫凶鋒亟復全城者乃駱將之力也平

王漢集 卷十四
壤一捷實基我中興之業至今東方之人衣冠飲食
保有子孫者伊誰之賜也是地是祠曷可無駱公耶
遂馳驛具奏請以駱公追享於五公之次 上可之
命卜日躋祀遣都督五世孫源仕本朝爲摠管者奉
香祝來致祭先是源之子孝承以前中軍招置幕府
董祠役人皆榮之是時列邑牧守來會者二十餘員
皆以甲冑將事儒生武士聞風觀禮者七千餘人
上命其翌日設科試射賜第者九十餘人乃置酒大
合樂以醑之一路鼓舞歡聲如雷良浩喟然歎曰自
有是祠于今二百餘年始有此盛舉人皆知尊周之

義造邦之功實惟我 聖上追念豐功誕舉殊禮使
人觀感而激起乃至於此在邦人崇奉之道尤當致
虔盡誠圖所以永垂勿替於是勸起儒鄉子弟年少
才俊者選以講射取十人分居二齋餼廩而養之考
藝而賞之漸磨時月庶可蔚然成才矣詩云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傳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蓋言養之有
素而用之有方也

酬忠祠記

渤海之西薩水之北有山曰妙香檀君氏之所降也
峰壑雄邃多仙靈之跡高僧異釋往往伏而不出粵

五溪集 卷十四
我 穆陵御世有清虛大師飛錫而來修教度衆壬
辰之歲烏夷侵軼我陷三京 車駕西狩師仗劔下
山迎于道左 上勞之曰國事棘矣爾能發慈悲普
濟耶師稽首曰臣今老矣不堪從戎臣之弟子散在
諸路謹當激倡義旅乃授八路十六宗都摠攝諭方
伯聽其號召於是惟政起關東處英起湖西師亦帥
門徒並五千會于順安之法興寺夾助天兵癸巳正
月大破賊於平壤賊宵遁三京遂復師以勇士百人
迎 駕還都李提督贈之以詩東援文武諸臣列姓
名具書幣致禮焉山人帖藏普賢寺師臨化取小像

題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安于
內院歲已卯良浩以江東守遊妙香謁師像玩書帖
恨未能張之後三十三年辛亥觀察關西復到妙香
取華人書鏤之石呼告于衆曰清虛功茂王國豈獨
使爾曹崇奉而已遂遷其徒能修師教者名并印定
爲都僧統俾奉像主香火發檄道內諸寺以每歲正
月二十三日清虛示寂之辰各收淨飯米前期詣寺
焚香設供以報師功甲寅春李公秉模繼我來歎曰
清虛之像曷不特祠以致虔乎遂馳狀以請 上亟
可之錫額曰酬忠命良浩書揭遣禮官賜祭自今每

王溪集 卷十四
歲官供祭需又下米三百三十石助匠役之費於是
方伯守臣協力葺事立圭於普賢寺前以四月十七
日拓址二十八日豎樑六月二十三日安真像講寮
梵樓鐘閣齋庖次第告成薨桷崇而奧欄檻華而敞
甫三月而奏功風雨不至木石効異若有默相之者
及奉像之日有白氣如虹起內院屬于影堂觀者莫
不肅然變色清虛法名休靜常住錫于妙香自號曰
西山有錦袈裟玻璃珠貝葉扇無灰木鉢傳于寺方
伯又請禮部造下都摠攝印俾統一諸寺置僧職
六人月廩之以護像既事驛聞 上親製銘並序命

鐫板以揭始清虛被誣繫獄 穆陵察其在寵之以
詩今 聖上懋其忠又侈以銘山人之榮古未有也
蓋自壬辰至今甲寅爲二百三年國家之酬師功於
是乎無憾繼自今千萬年師之報國恩也當與此山
而無窮極矣

禁夢菴重修記

關東之寧越卽我 莊陵遜位之地也粵昔 端廟
在禁中發夢於此地占基而建寺命曰禁夢寺在
魯陵之左遂爲願堂萬曆壬辰燬於兵庚戌郡守金
侯澤龍募僧改構更名曰 魯陵菴崇禎壬寅童土

尹公宰是郡捐俸鳩財付霽雲大師名應岑者重建而易其額曰旨德蓋避 陵號而取地名也 肅宗戊寅 端廟復位墓陞爲陵拓寺基成大刹名曰報德寺而禁夢菴遂廢 英廟乙丑叅奉羅侯蓼慨然曰禁夢卽 端廟感夢而肇建者也豈可廢而不傳乃出私財募諸緣還構菴於舊址於是乎 魯陵之故事無闕而 先王之遺跡不泯羅侯之志若功可傳於後世矣自今此邦之人望松栢之鬱翦瞻衣冠之出遊草綠花明月冷雲愁鶻聲上下與鐘梵相應其有不悽然而傷汪然而涕者乎余嘗撰子規樓兒

郎之詞一唱一噫殆不忍讀今於夢菴之記重爲之於邑也菴凡三十一楹與報德寺同修於壬子正月訖事於八月發願者僧漢溟董役者載禪請記於余者知添云

報恩寺重修記

長白之山上薄東極奮迅彌漫南馳二千里爲鐵嶺鐵嶺磅礴橫蟠西北馳五百里爲道峰道峰之山瓌奇雄麗孕秀胚精蓄而不洩南折而爲覆鼎之山三峰鼎峙龍翔鳳翥屹爲漢城之鎮乃知東方靈淑之氣噓噏融結鍾成萬年之神都也道峰之西傍落一

支峯然聳拔上入霄漢者曰萬丈峰萬丈之下層巖
戍削如戴帽而立者曰紗帽峰帽峰之下有小伽藍
曰圓通寺羣嶂環拱如仙官列侍上成平臺曰七星
臺三角聳其右水落峙其左南眺漢水縈抱如帶獨
稱漢東之勝區然寺地絕而處奧不知創於何代屢
圯屢修今且百年而又將圯矣緇徒相與謀曰是山
國都之鎮是寺名山之主也其可委而不顧耶遂走
告于內司暨禮部請牒而募緣不再臘而功奏訖佛
殿僧寮梵樓齋厨奐然一新于時國有大慶羣生胥
樂而是寺適成衆咸曰是國恩也佛力也神助也於

是易寺號曰報恩盖一以報國恩一以報佛恩一以
報山川之恩也余在耳溪之舍山人宥物來請記其
事余告于衆曰善哉名也夫君未嘗人人而衣食之
而萬姓各遂佛未嘗人人而度濟之而衆生自得山
川不見其運動而萬物咸殖非故施恩於人而恩莫
大焉非欲責報於人而報罔極焉若曹登七星之臺
祝萬年之壽拜如來之堂誦無量之偈瞻萬丈之峰
獻不騫之頌日日夜夜年年世世不忘不懈則其於
報大恩也將與此山而無窮期矣虞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爾能服聖人之訓是亦聖人

之徒也衆皆舉掌頂拜曰敬受戒遂書以揭諸壁

延安南大池疏濬記

東國有三大澤焉一曰湖西洪州之合德池一曰嶺南咸昌之孔儉池一曰海西延安之南大池也上之四十年甲申秋余守洪州州人告今夏合湖決負池田數千頃皆無禾余聞而驚躬往視之果然明年告方伯發傍郡民萬餘大築堤民不匱水歲以有秋庚寅春受命按海西甫易月上下諭于臣曰延之南池卽國之大浸近者廢民失其利汝其往又之如洪之合湖當是時上選文學之士考輿圖修故事

問南池于前按察臣以堙塞對上慨然將修治之相臣有以臣良漢曾築合湖事仰奏有是命臣恐懼祇承檄召延安守量地度功將以環湖百里五邑民候農暇役之乃於七月七日會延安白川海州平山金川五邑守于南池登晝寒亭故址俯臨全池堤岸陵夷沙土填闕茫然成萑葦之場牛馬之牧焉使人引繩以尺之池周二十七里以步計之不及萬者二十五武長視周四之一濶視長弱半遂畫池而五之自岸而東三千武屬延安北二千武屬海州南一千五百武屬白川西北二千武屬平山西一千五百武

王漢集 卷十四
屬金川使各以其衆從事鑿泥增堤限日責功以是月之望殺牲祭池神告始事至八月下旬列郡以次告訖功延安用民四千九百七十二白川三千一百七平山四千八百九海州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四金川一千九百七十六近者役三日遠者役一二日於是南池之功成既夾堤種柳捐錢十萬置庫取子母息以備修堤之費乃具狀驛聞 上降璽書勞之錫以廐馬臣備儀仗郊迎與諸太守謀將設宴于南池以榮之屬秋不登未果明年春二月余發東巡復會五邑守于南池之君子亭置酒合樂聚列郡董事掾

史賞賜有差時春水滿盈高與堤平汪汪若江海之漲非昔日之池也四方士女羸糧而來觀者如池中之蒲酒數行余進父老而諭之曰今茲之役用民力多矣若等得無怨且憊乎對曰是池之廢數十年矣民之仰漑以爲命者萬計荒而不治失其恒業幸賴我 聖主念遐遠之民滌而深之復其舊跡從今以往民得以粒食皆我 后賜也爲民食而用民力我則樂趨何怨之有太守躬操鍤而先之民忘其勞何憊之有余乃酌諸太守而告之曰昔周官職方氏掌九州之圖敘天下之山川物產必首書其藪澤如具

區望諸之類凡以重水利而足民食也今我 聖上
按圖而咨之開百年之廢湖匝三旬而成功海隅蒼
生咸蒙其澤猗其盛矣况吾輩獲備守土之職遵承
成命免於罪戾寧不與有榮歟至若先勞而悅使費
簡而功敏實諸大夫之力也賜賚之恩獨及於匪功
之臣余庸是愧然凡環池而耕緣堤而遊者皆指點
而稱之曰自某至某某邑守之所築堤也自某至某
某邑守之所種樹也是則諸大夫之所得專而名與
是池共榮矣豈不偉哉他日國史撰職方考敘國中
之三大澤則將特書南池之役矣可不謹載始末且

圖其形以俟太史氏之採焉延安守德水李塉白川
守完山李趾光海州守韓山李俊永平山守完山李
廷默金川守平山申大觀也

萬柳外堤記

余築萬柳堤之三十二年以藩節復到江東堤完而
樹老水不恣行邑以殷實爰循羣情改豎石以記之
于時闔境父老挈壺酒包蒸狗偃僂而進曰堤之成
毀實關邑之興替今旣樹以護之石以鎮之矣然無
常者水步也難遏者風湍也不有障而拒之竊恐日
蓄而月剝木有時而拔焉石有時而顛焉公之功亦

有時而虧矣公其如之何將奈吾民何余默然良久曰是非吾所及乃守土之責歟知縣李學士遇濟曰民無患焉公既善其初吾敢不圖其終耶遂履水而尺地相高卑度廣袤設二防於外募民斧木畚土起於堤頭止於川腹隆殺隨勢導之使南直注于凌鏡之口步四百五十崇二丈半濶倍於崇用民日數百用日弱二旬皆計功歸直民不知役仍伐萬柳之條列植如舊堤焉於是三堤並峙水趨其外邑人舉環視而稱曰今而後水晶之水不復北矣雖有懷山之浪詎能越三重而薄民居乎微我侯不能永我公之

功非我公無以成我侯之志二惠終始其與是邑並傳乎會李學士赴召去官邑人訖其事來告成余喜而記其蹟俾揭于堤畔之亭

合湖龍耕記

甲子十一月既望洪子夜讀書于合湖之小亭里中童子侍側時天寒微雪湖水始冰俄有聲隱隱隆隆如雷動轟轟軋軋如車轉或遠或近乍南乍北數响乃止余聞而恠之顧謂童子曰此何聲也童子前對曰此所謂龍耕者也何謂龍耕龍亦有耕乎曰聞之故老有物於湖每歲冰則耕耕則有聲聲必以夜明

五溪集 卷十四
視其蹤以占來歲之有無神之故曰龍云余心誕之意童子妄對也朝起而視之湖南邊水忽折起高尺餘長濶視數畝如塿土狀余大恠之召邑老而問其占對曰耕自南而北縱而薄岸者歲大穰自西而東徑斷其腹者荒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橫縱不整者荒穰半推之來歲輒驗然以口相傳莫識其始蓋無歲不然今耕少南而近岸來歲其庶幾乎明年秋果大熟余於是歎曰夫龍物之靈也乘雲變化上下于天江海是宅爲鱗介君其肯屈伏於湖水俛首學犁牛之耕乎吾不知其龍也吾聞土之恠曰贛羊水之恠

曰夔罔象此其所謂恠者耶然觀是物無他不祥可愕以詿惑人者而獨以歲之豐儉丁寧告人若使人前知而預應之然其亦有心於利澤人者不可謂之恠也豈龍之未化而升受職于茲土得司其水旱者歟然顧不能興雲氣致雨澤博利于天下而區區顯其靈於一邦噫龍亦不遇也哉吾且識其事以俟博物君子或曰湖西岸下數步有坎如井泥陷不可近懸繩而垂之不知底時有雲氣徘徊其上土人謂之龍穴云

耽羅三姓記

耽羅在南海中地方四百餘里盖九韓之一也有大山峙焉曰漢拏謂其高可拏雲漢也地誌曰上古無人物漢拏之北忽有三神人湧地出自言其名長曰高乙那次曰良乙那三曰夫乙那狀貌甚偉皮衣肉食以漁獵爲事一日三人者登漢拏山見有物如舟浮海來泊于金塘之岸今朝天沙中載玉函紫泥封就啓之則有少女子三人盛飾而坐又有青衣紅鞞者從後出再拜曰我東海碧浪國使者也吾王生此三女年長未得嘉耦近登紫霄閣望西溟紫氣連空知有三神人降生故命臣送獻三女願作配以基大業並

持駒犢牝牡五穀之種以遺之因騰空而去三人驚相賀曰是天賜我輩也卽血牲告天以年序分娶三

女射矢卜地高乙那居漢拏北一徙里今濟州良乙那

居漢拏右山方里今大靜夫乙那居漢拏左土山里今旌

義種穀於野放牧於山日以富庶子孫蕃昌至九百

餘年高氏最盛人心皆歸焉遂建國曰毛羅高乙那

十五世孫厚孕季三昆弟造舟渡海泊耽津今康津卽

新羅南界也時客星見南方太史奏曰當有遠人來

朝已而高厚等至國王大喜賜厚號曰星主以其應

星象也養孕爲王子改名清拜季爵都內改毛羅曰

南化國賜衣冠寶蓋以送之自是世修藩臣之禮新
羅烈宗時南化王高聃遣臣良宥夫繼良入朝王厚
賜之改良姓梁改夫姓浮至高麗太祖并三韓南化
太子末老入朝肅宗十年改國號耽羅其後或入于
元而高氏襲爵星主王子如故後文氏代爲王子其
子弟賓貢高麗中省試多至顯官我 太宗二年壬
午星主高禮鳳王子文忠世以爵號近僭請改之乃
以爲左右都知管十六年丙申分置三邑曰濟州大
靜旌義 世宗二十七年乙丑又革左右知管以高
承祖爲都知上將撫承祖上繼其始祖乙那爲六十

一世孫高氏梁氏之後散居湖南者皆以耽羅爲貫
云余觀三姓湧地之事甚恠君子所不語然鴻荒之
初人物皆以氣化如商之玄鳥周之武敏載於詩書
不可誣也在東方則檀君之降並唐堯之世新羅朴
昔金之起當西漢宣帝時在日本則天皇狹地野生
於周幽王之時蓋風氣之闢自有遠邇遲速之別譬
如陽春布和百卉奮榮而深山陰谷冰雪猶積其理
何以異此然則今之世安知無氣化者復生於窮海
大荒之墟耶是無足恠者吾友申舜民博物好古君
子也嘗爲濟州牧親見三姓湧出之穴形如品字土

人稱曰毛興穴築壇植門以護之春秋以祭

筮倫記

到孔州視事之三日有一男子踏官門去冠而跣伏于庭泣且愬曰小人州之百姓名元秀者行年二十不知姓實天下之罪人也願官錫之氏俾齒於人類余愕而問其故又泣曰小人之母爲州人金永龍之妻出而歸母家三年而生男子恠之棄於野有高姓人收而鞠之小人母隨母家往茂山未幾而死小人遂冒高氏及稍長始聞非高氏子金永龍宣言吾妻所生卽吾子也村人或曰是鄉人金德屋之子也母

旣死德屋亦死無所於質訴于官者三年重之莫能決長爲無父之人無以立天地間惟官父母於民幸哀而命之余爲之惻然召其親戚鄰里問之終無明驗可據默思數月乃曰古之人買妾不知姓則假卜而決之况人倫之疑乎遂齊肅而筮之遇同人之家人按其辭彖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同人者與人同也于野者適于外也大川者江海也元秀之母實居海濱而有人來涉也家人之彖曰利女貞戒女之不利也世居三爻爲元秀之位而同人之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卽棄之草莽養于高氏累

耳溪集 卷十四
歲不尋之謂也納甲屬亥元秀生年乙亥也初爻爲
父母位而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言不能防閑
其妻則有悔也納甲屬卯金德屋生年癸卯也余乃
斂策而歎曰夫同人者一陰五陽之卦衆陽爭一陰
之象也變而爲家人家人者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
卦也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辨別族類之謂
也異矣哉神明告之何丁寧也旣謀於神今可以徵
於人矣元秀母之母聞在茂山移牒而招之老不能
遠來代送其子泣而語之曰吾女臨死告我云高氏
所養兒卽金德屋之子也耻而匿不言今將死不可

終諱吾死後幸兒長來問以實告無誤人倫也汝以
斯言往告官子來如母言又聞金德屋有子招而問
之對曰吾父將死亦曰有外婦子未及收可恨小人
方幼不知當問只記其言如此兩言不謀而合其爲
金德屋子無疑於是以元秀歸之德屋姓之金邑人
無異辭知德屋者皆曰元秀貌類德屋

夢中論書記

丁未十月十二夜夢到一山間圓嶠居士家其中亟
往訪之時方午睡皓髮癯容如畫中僊傍人告某來
矣居士欠伸而起瞪目視我曰君將欲掩我名耶余

耳溪集 卷十四
應之曰夫名者公器奪不可得讓亦不可得惟視其實之如何吾何敢掩公名耶居士笑曰誠然誠然君之書有古意而法不足吾書則法有餘而少風韻然我自是大匠終不可壓而過矣余曰何敢爾也但見公書欠自然之趣愚嘗不能無憾焉耳其子令翊在側曰大人之筆晚年幾於化矣仍出示近作數帖果渾成無生割之病又示古法帖多韋仲將筆曾所未見者因與其父子論書見座右有文石如石鐘遍刻篆籀文奇古異常居士謂余曰吾嘗欲作石鼎書刻昌黎詩未果君可爲之否遂揖而別遽然而寤辛亥按關

西取成川白玉造成鼎倣周龍鼎形請於曹稚行以隸字書石鼎聯句刻諸鼎腹用作香爐以賁文房

鴈丸記

豆滿之渚弋者獲一鴈剝之有小丸在皮肉間玄而滑大如蟹眼擲之錚然鐵也問諸故老有識者曰此小人國物也鴈過其地見其人易而狎焉中彈不死帶丸而飛此土人往往得之見其丸可以知其人焉其言誠荒唐夫豈無所承而駕說乎吾聞地志有大入小人國在東海中高麗時嘗有長臂衣數丈浮到海邊西漢時有僬僥國入貢長三尺豈其地方近於此耶噫世無辨楛矢之聖人吾將於何質焉姑藏之

耳溪集 卷十四
篋以俟博物君子

肅慎氏石弩記

山海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
注云不咸卽長白山去遼東三千餘里其人穴居衣
皮皆工射箭以楛長尺五寸石青爲鏑史言周武王
時肅慎氏貢楛矢石弩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楛矢
貫之間於孔子今鐵嶺以北長白以東皆肅慎故疆
也余於丁酉北出塞道青海之州有肅慎古城在州
北三十里土築於野有壘壕之形犁其地或得石鏑
云越三年春余南還留青海一日求肅慎古物得石

鏑一石斧一皆青色堅如鐵礪其尖可剡木古記曰
國東北出石弩取之必先禱于神夫肅慎氏不知起
於何代而方其穴居而衣皮也不解鍛鐵爲兵乃揉
木爲矢磨石爲鏑以逐鹿豕禦寇掠而已其樸且拙
如此及其後世肅慎變爲勿吉勿吉爲靺鞨靺鞨爲
女真女真益強且大爲金爲清而再有中國向使石
鏑石斧至于今不變特東北之一小夷耳尙敢生心
於上國乎嗚呼巧拙之變而強弱之判遂爲天下大
患安得使四海萬國盡石其斧與鏑乎

宋錢記

五國城宋二帝所拘也高麗朔方道舊爲女真地今會寧府之甫羅鎮有古山城土人相傳爲五國城余於丁酉官北塞路過會寧問所謂五國城西望二十里有麓屹然薄豆滿之江俗名曰游端其下數十里有大墳如丘陵謂之皇帝塚傍有小塚百餘謂之侍臣塚田夫墾土往往得宋時錢云余托邑人求之得錢四枚一曰皇宋通寶一曰景德元寶一曰元豐通寶一曰元祐通寶匡郭肉好如古五銖錢而或篆或隸字畫皆可辨也余摩挲而嘆曰此趙宋舊錢也宋氏之亡於今五百有餘年中原之主已三易姓天下

不復知有宋而舊錢零落獨留於海東一隅悲夫自岳飛殺而秦檜專北轍不可復南而區區假道於高麗以蘄通信於二帝何其愚也余於是錢重有感矣夫宋氏之禍實基於元豐而元祐諸賢羣起而不能救焉使宋而無元豐則安有五國之變使嗣君而常遵元祐之政雖至今存可也彼二元者其宋氏興亡之機乎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觀乎是錢而知所擇焉雖用爲萬世之龜鑑可也

豆滿江植柳記

孔州城東北臨豆滿江江外皆山多叢林猛獸卽故

耳溪集 卷十四
生女真墟江內皆平野無樹木民薄岸而耕每夏水
盛岸善崩地日蹙及冰民或越江而樵覺死地多大
風往往拔屋揚瓦余於丁酉冬以罪貶孔州寒不敢
出越明年三月冰始解乃便輿巡江上自北而南凡
八百餘步發近城丁七千五百指人持柳條五列植
于江干一步而四苑然如柵客有謂余曰是不急也
民不已勞乎古語云居之十年種之以樹今子之居
是州近卽半歲遠不過一朞何事乎種爲余曰夫塞
者塞也所以隔外內也故古有榆塞有柳城今我與
女真夾一水居獵騎朝夕來壓岸凡我之興居飲食

在彼日中庸可一日安乎今吾植柳有五利焉一以
蔽疆域也一以禦馳突也一以防齧潰也一以資薪
楛也一以障風氣也興一利所以除一害以是役民
非以毒民况一舉而五利並何謂其不急也吾雖不
久於此繼我來者苟不斧而火之不數年而民受其
利何待十年之遠也民苟利矣舉一邑將護之雖以
百千年可也何止十年之謀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惟不急近功而遠是圖斯其爲急務也遂書
于官壁以俟後之君子

豆滿江海棠記

耳溪集 卷十四
北塞寒多風春無花惟杜鵑往往依山阿高不過尺
及夏之半余遊豆滿江有海棠旅生沙磧中綠葉而
棘枝花深頰大如芍藥香郁烈射人華人稱海棠無
香者豈南北異性耶夫北積陰之方也百卉不榮獨
是花燁然而芳馥然而香色正赤葉皆七得少陽之
氣也托根於沙其性潔也安土不遷其德貞也不以
風折不以雪萎其節勁也古人比菊於隱者比蓮於
君子是海棠者其花中之貞士歟然生於窮荒之墟
絕漠之濱不爲賢人才士所賞牛羊之蹙踐焉樵漁
之剪拉焉遵江而行者皆韎韁而蹶張日睨而不顧

噫其不遇也哉惟不遇而不變乃所以貞也

青海府牧丹記

余少也聞北路有奇品牧丹出自五國城謂是艮岳
遺種丁酉官于北過五國城徧訪六鎮無牧丹始疑
前所聞妄也已亥春解歸到青海南兵帥爲余言營
中有牧丹盛開可觀余遂就焉入其門已聞異香來
觸卽其庭見小池閣其中四岸牧丹環之高皆過人
身幹大不可握花殷紅大如芙蓉香郁郁滿一院林
立百餘本盛矣哉夫牧丹之族莫盛於王京而未嘗
見如此者設有之青去京千里而遠誰能踔重嶺而

致之乃若北地寒且風百卉所不榮况牧丹乎其稱
艮岳之種不異矣然艮岳者趙氏所以亡也當道君
之北遷也父子之不相保而乃携花石之細翫是豈
常情也哉或曰金人之入汴也移艮岳於燕名花異
草流入於北二說余皆疑焉噫牧丹花之王也宜在
帝王之都而今乃流落播棄於窮海絕漠之濱是真
宋帝之花也悲夫

老木記

耳溪之上有老木焉栗也其皮剝其身漏其腹豁蟲
蟻宅焉鷄狗狸穿而過焉樵者割其膚以爇火焉笮

油者穴其胷鉗之以機壘石而壓焉望之杈枒醜詭
兀然一死枿也然視其上一枝菀然如盖其葉沃而
茂其實繁而碩余大恠之迫而視其背自根至榦皮
不脫者濶僅數掌而水土之氣由是焉上達雨露之
膏由是焉下注斯乃木所以活也余愕然喟曰異哉
木之壽之頑也盖以生氣之全乎根也苟根之不害
枝榦雖戕猶活也枝榦雖榮根苟蠹則蹶矣譬之人
其病雖至於形削肢攣脉不絕則不死譬之天下國
家其亂雖至於地蹙兵橫紀綱猶舉則不亡故韓子
有言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明乎此
理耳然脉所以不病者由血之不涸也紀綱所以不
亂者由人心之不貳也善養生者必溉其血善爲國
者必鞏人心其猶木之生待乎土也歟故木附於土
人生於血國依於民物雖微可以喻大



